

离不开的山与水

丁文新

又是春，满眼的绿，满眼的亮，满眼的欣欣然，迎接着一张张兴致勃勃、满怀期待的面孔。这便是我的家乡晓天，一个听着诗意、看着乐意、玩着惬意的山水之乡。

对晓天的钟情，不仅仅缘于她是我的生身之地，是父母的脐带把我牢牢地系在了这方热土上，更是她的那脉山水，滋养了我的生命、我的成长，滋养了我丰沛的生命之旅。

儿时，在“吱呀”的推门声中，第一缕阳光便在巍峨的山峰上起舞。摇曳的树影，晶亮的露珠，轻盈的雾气，清脆的鸟鸣，写就了最纯净的童年。我便常常想，山外面是否还是山，山的那边是否更好玩。

有一天，面前的山打开了一道门，不容置疑地把我推向了外面的世界。是课本里的辽阔，是知识的力量，将孩童的混沌撕裂。几乎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，成长的阶梯，第一步是课堂，之后的台阶便是更高一等的学府，或是外出闯荡，我选择了行伍。期间，我远远地离开了家门口的那一座座山，五光十色的城市，让我渐渐淡忘了山的模样。青年的心智是灵动的，曾经迷乱了眼睛，曾经乐不思蜀的沉醉。多年之后，青年回到了家乡，那座山无时无刻不在心中屹立着，成为了精神的支柱和追寻。

此时，家乡的山还是山，但不再是原来的山。当地最高峰的猪突尖被唤作了万佛山，崎岖小径变装为平整的石板步道，陡峭之处立起了观景养神的玲珑亭阁，山更峻秀，泉更清冽。这样的改变，不止是山，还有谷。大别山狼谷的亮相，就像一个默默无闻间长大的邻家女孩，陡然间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发着光，让一双双眼睛随之明亮。而期间穿行的也不再是当年为了生计背扛肩挑的村民们，他们有了新的身份，他们有了更多的产业，或是茶叶大户，或是民宿主理人，或是农家乐老板。他们是以日出云海为傲的“日出印象”，他们是泉水叮咚的“溪谷闲舍”，他们是茶香沉醉的“皖香源山麓”，他们是花木葱茏的“随园小墅”。因为一座山的光芒，一份产业的兴旺，纷至沓来着一批又一批兴致盎然的陌生面孔，天南海北，云集于此，登山之勇，嬉水之趣，让他们乐此不疲。

家乡的山，不再是闭塞的叹息，不再是阻隔的心门，而是旖旎的风景，是正在挖掘的宝藏。在山之巅，我振臂高呼：“归来哟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……”

如果山是脊梁，是游客眼中的招牌，那么水便是滋养了一方人的乳汁，是欢乐的源泉。晓天河曾经的风平浪静，温吞如一杯快要冷却的开水，无声无息。当文旅的浪花渐渐翻腾，晓天河便开始“兴风作浪”。万佛山脚下打了一个转，顺流而下，在白桑园村集合力量，安营扎寨，树起了大龙潭峡谷漂流的旗帜。盛夏之时，白浪之上，笑声阵阵，凉意袭袭，城市的喧嚣和世间的浮躁在山水之间，尽情洗涤，净化为头顶上的那抹蓝天。那朵白云，自由自在，任意逍遥。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尽兴，大河村蓄势待发的滩玩公社，已然让人迫不及待。而舒城大峡谷漂流工地上的热火朝天，更是令人血脉偾张，望眼欲穿。这个主打“原生

习近平总书记《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》第九专题《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》中，引用泰山挑山工不敢在“快活三里”久留的故事(第162页)。“快活三里”是泰山半腰的一段平路，游客喜欢在此歇脚。然而挑山工却不歇脚太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休息时间长了，腿就会“发酸”，再上“十八盘”就更困难了。这个故事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：自觉、责任和勇气。

夏书阁

从「快活三里」说起

夏书阁

要有借鉴“挑山工”的自觉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，党员干部都是为党、为国、为民办事的，也是事业前行路上的“挑山工”。工作中不是可以适当休息，有时适当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，但切忌“久留”式安逸松懈。休息慵懒日久，精神便容易懈怠，也就难以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本色。工作、生活、学习中，我们要常怀“挑山工”般的自律自觉。特别是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、如今退居“二线”的老同志，在作风建设上，丝毫不能有“歇歇脚”的松劲思想。心生懈怠时，要保持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的定力；想打退堂鼓时，要胸怀“会当凌绝顶”的志向。

要有提醒“众游客”的责任。“快活三里”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歇脚地。船到中流、人到半山，身处事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，越是吃劲之时，越要谨记松一篙、退千寻的道理。我们党员干部越是形势严峻复杂，越需要树立良好形象、凝聚民心共识；越是任务艰巨繁重，越需要振奋精神、激发奋进斗志；越是提醒众游客赶路的使命感和紧迫感，带领大家闯关夺隘、攻坚克难，越要不时吼上一嗓子，以案警示、以事提醒，带动越来越多的同行者、追随者，同赴作风建设新征程，共筑作风建设伟业。

要有攀登“十八盘”的勇气。从善如登，党的作风建设亦如登山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，必须秉持“永远在路上”的坚韧执着，刹住“四风”不良风，也要面对面较真，也要动真碰硬较真碰硬。有的不良风气穿上“隐身衣”、躲进“青纱帐”、转入“游击战”，四风问题隐形变异、花样翻新。一旦松劲歇脚、放任自流，必然出现反弹回潮。必须树牢打持久战、攻坚战的思想自觉，既祛除陈年顽瘴，又防范新生隐患，让清风正气常驻人心，真正做到风成于上、俗化于下。南岳衡山有这样一副对联：“遵道而行，但到半途须努力；会心不远，要登绝顶莫辞劳。”我们必须坚信：只有不动摇、不松劲、不止步，始终保持迎难而上的勇气，才能奋力攀登上作风建设风清气正的“十八盘”，切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、长效化。



阜城随想

邮箱：48221941@qq.com



喜鹊成了我家邻居

杨定祥

去年九月，我们搬了新家，是二十楼东边户，三面都装着玻璃窗。清晨一拉窗帘，天光像被唤醒的水流，哗啦啦涌进房间，满屋亮堂。站在窗前，近处是树冠织成的绿毯，层层叠叠；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，错落起伏。环境安静，日子过得平缓又妥帖。只是没想到，最先叩响这片安宁的“邻居”，竟是一对喜鹊。

十一月，凉意渐浓。我第一次注意到，厨房窗外的不锈钢阳台上，有喜鹊在衔枯枝。那方台子一直空着，起初我以为是路过的鸟儿歇脚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可它断断续续地来，有时衔一两枝，有时隔几天又出现，性子极警觉，只要厨房里有有人影晃动，便立刻振翅飞走。日子就在这偶尔的留意中，悄悄滑到了春节。

春节那几天，孩子们从外地回来，屋子骤然热闹起来。厨房里煎炒烹炸、锅碗叮当，我忙得团团转，几乎忘了窗外的事。初四孩子们走后，人气突然散了，屋子像退了潮的沙滩，安静得有些空落。我站在厨房发呆，无意间抬头，才发现阳台上的枯枝，已经堆起了不小的一堆。

我这才认真观察起来。原来，只要厨房里没人，喜鹊就会飞来，快速起落，把一根根枯枝搬运到阳台。想来，它们是真的相中了这块“宝地”。

正月初五晚上，我找了块纸壳，做成简易窗帘，遮住了窗户下半截。第二天清晨，两只喜鹊果然结伴而来。从那天起，它们天一亮就开工，忙到傍晚才停歇，来来回回，一趟又一趟地把枯枝运到阳台上。那忙碌的身影，很像旧时赶工的匠人，一心一意要把家园建好。

我每天躲在纸壳帘后悄悄观望，越看越惊叹喜鹊的聪慧。阳台长约一米，宽六十分公分，高二十五公分，两面靠墙，它们先利用墙体做支撑，搭出三角形的骨架，再顺着斜面层层铺展，如同人类建房，先立柱架，再砌檐角。外围用粗枝交叉扎牢，没有特意留出入门，只把两处交叉的缝隙留得稍大，恰好能自由进出；内里则衔来软毛、丝绵和干草，细细铺得柔软暖和，还用泥把四壁抹实。半月有余，一座浑圆结实的小巢，就稳稳地安在了二十楼的高空。

三月十日傍晚，我扒着窗缝，看见巢里卧着一枚蛋。大小和鸽子蛋差不多，却更细长些，白底色上泛着淡淡的蓝绿色，像刚冒头的初春草芽，清嫩可爱。蛋没下齐时，夜里喜鹊并不守巢，大概是担心停留太久引来天敌。三月十四日，四枚蛋全部下齐。从那天起，它们便昼夜守在巢里，用体温细细焐着。雌鹊专心孵蛋，雄鹊则在附近警戒，有时蹲在巢边，有时落在别的窗台上，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。雄鹊还会定时觅食，把食物叨给雌鸟；偶尔雌鸟也会短暂离巢，小小放风一会儿。

四月四日，小雏鹊终于破壳而出。刚出生的雏鸟，软软地瘫在巢底，像四团刚刚苏醒的小生命。模样算不上精致，甚至带着几分稚拙的丑：脑袋特别大，细得像线的脖颈撑不起重量，软软地垂着，皮肤粉红透嫩，全身光溜溜的，没有一点绒毛。眼睛紧紧闭着，对它们来说，世界还是一片温暖的黑暗。可只要听见一丝响动，不论是脚步声，还是风掠过巢边的沙沙声，它们就像接到号令，一齐伸长细弱的脖颈，像被晨光召唤的嫩芽，急切地向上伸展，拼命张大嘴巴。

它们的叫声细柔又执着，像清晨的露珠从叶尖滑落时，轻轻碰响了空气。一只只小嘴在空气中开合，安静又执拗，只为等待那一口来自父母的喂食。

四月十九日，天气晴朗温暖，气温升至28摄氏度。时间真快，转眼间，小雏鸟出生已满二十天，傍晚六点半，大鸟飞走了，到了六点四十分，它们还没回来，估计是去了过夜的栖息地。天色尚亮，我大着胆子取下纸壳帘，轻轻推开一点窗玻璃，生怕惊扰了它们的甜梦。

终于又看清了喜鹊宝宝，它们不再是初生时粉嘟嘟的模样。大概是天然，它们没有挤在一起，而是分散着睡着。全身羽毛已经长了不少，背上和翅膀上长出了成年喜鹊的羽毛，翅膀尖和尾巴尖冒出了喜鹊特有的白色羽羽，像黑夜亮起的小星星。小小的喙已长成褐色。有一只小家伙忽然轻轻伸了一下头，又沉沉睡去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又数了一遍，只有三只——第四只，终究是没熬过天，夭折了。

它们明明身处安逸、祥和的环境，被亲鸟日夜守护，可还是有弱小的生命没能留下。我心里一阵惋惜，隐隐生出一阵酸楚。

春日渐深，绿意越来越浓。窗外的喜鹊巢里，藏着一窝细碎的温柔。而最让我动容的，是大鸟喂宝宝的场景。

虽然不能亲眼看见，但我借着厨房窗户侧面的瓷砖反光，能看见大鸟喂食时尾巴轻轻颤动的样子，听见它温和的“喳喳”低语；耳边还回荡着雏鸟“啾啾”的欢叫，清脆又软糯。隔着一层窗，我仿佛也能感受到它们亲昵、快乐、幸福的模样。

喜鹊很勤奋，喂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每当亲鸟衔着小虫翩然飞回，还未落稳，巢里便探出几颗毛茸茸的小脑袋，嫩黄的喙微微张开，一声声细柔的啾鸣轻轻散开，不吵不闹，却像孩子撒娇般的期盼，软软地落在空气里。亲鸟缓缓俯身，把食物送进雏鸟嘴里，动作舒缓又耐心。偶尔，它会低低地“啾”一声，声音温厚，像是在轻声安抚，又像是在温柔叮嘱。雏鸟吃饱后，叫声渐渐平缓，多了几分急切，多了几分安然，乖乖地依偎在亲鸟身边。

暖风拂过，阳光落在巢边，粗厚的叮嘱与细柔的回应交织在一起，清浅而温暖。原来，最动人的幸福，不过是亲鸟守护，雏鸟依偎，一巢温暖，几声啼鸣，便足以温润平凡的时光。

我常常想，喜鹊愿意在二十楼的阳台安家，是有原因的。小区绿化好，树木葱郁，鸟雀本就多。我们搬来后，那方阳台一直空置，少了些喧嚣。平日我们在厨房洗菜做饭，都轻手轻脚。或许，正是这份安静与妥帖，让它们觉得这里可以安心托付。

说到底，人与鸟之间，不过是一份“不扰”的默契：我们不惊，它们便不怕；我们不赶，它们便愿意留下。一方小小的阳台，一扇半遮的纸窗，不过是最朴素的善意，却换来了一家喜鹊安居。几个小生命在此降生、成长，窗里窗外，便有了温柔的牵连。

这寻常的尘世日子，大抵就是这样，一点一点有了温度。我期盼着余下的三只小喜鹊，能一天天地茁壮成长，早日飞向属于它们的美好未来。

说，这份辛苦更甚。挖葛粉时，父亲一早便背着工具上山，直到晌午才回来，挖多挖少全凭运气。葛根挑回来后，要经过清洗、粉磨、过滤、沉淀、晾晒等诸多环节，这些环节中，除了粉磨用机器完成，其余的都靠手工。为了保证葛粉的卫生和质量，每一个环节都得细之又细。

监控里，父母还在不停地忙碌着。“你们吃饭了没有？”我问道。“葛根才打一半，还没来得及做饭。”母亲对着摄像头说道。“都十二点了，吃过饭再打吧。”“打完再吃饭也不迟，你别管我们。”

我只好挂断了通话。其实，父母都已七十多岁，家庭条件尚可，他们完全可以安享晚年，不必如此辛苦，可他们偏偏劳作不停，每次劝他们别这么累，他们总说劳动惯了，一歇下来就容易生病。我知道，父母是想为我们减轻负担。深山土挖葛根，葛粉洁白蕴亲情。父亲每一次挖入泥土的铁镐中，每一勺洁白的葛粉里，都藏着父母对儿女深深的疼，都蕴着亲人的满满的情。

我常想，喜鹊愿意在二十楼的阳台安家，是有原因的。小区绿化好，树木葱郁，鸟雀本就多。我们搬来后，那方阳台一直空置，少了些喧嚣。平日我们在厨房洗菜做饭，都轻手轻脚。或许，正是这份安静与妥帖，让它们觉得这里可以安心托付。

说到底，人与鸟之间，不过是一份“不扰”的默契：我们不惊，它们便不怕；我们不赶，它们便愿意留下。一方小小的阳台，一扇半遮的纸窗，不过是最朴素的善意，却换来了一家喜鹊安居。几个小生命在此降生、成长，窗里窗外，便有了温柔的牵连。

这寻常的尘世日子，大抵就是这样，一点一点有了温度。我期盼着余下的三只小喜鹊，能一天天地茁壮成长，早日飞向属于它们的美好未来。

得到比较纯净的葛粉。沉淀后的葛粉有明显分层，最下面一层最细最白，品质最佳，适合开水冲饮；最上面一层呈黄白色，适合做锅贴馍，筋道十足、美味无穷。不过，野生葛粉价格不菲，即使用最上面一层做锅贴馍，也算得上奢侈。

这种传统的葛粉提取方法既累人，效率又低，尤其是捶打葛根环节，比挖葛根还要辛苦。今年，父亲花几百块钱买了一台小型葛根粉碎机，效率提高了数倍，人轻松了不少，葛粉产量也有所提升。

父亲小时候家里穷，有时候为了填饱肚子，他就和爷爷一起上山挖葛根，打出葛粉当作救命粮。如今，家里早已不需要靠葛粉充饥，但父亲闲不住，看到葛粉能卖钱，便又操起了挖葛根的旧业。野生葛粉可是好东西。网上说，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理论，野生葛粉主要有三大功效：一是清热下火；二是解酒养胃；三是日常调理，对血压、血糖有一定调节作用。此外，它还含有较多纤维，能帮助通便。正因为如此，几年前，我的一位“三高”朋友，请父亲挖了些葛根，切成片晒干后泡茶喝，坚持了几年，血压一直比较稳定。今年我体检做胃肠镜后，大便一直不畅，后来喝了一段时间葛粉，肠道就通畅了不少。

葛粉好吃，葛根难挖。野生葛根大多长在深山老林里，深入泥土数十公分甚至数米，挖起来格外困难。对于七十多岁的父亲来

剪不断的芋藤

汪建国

四月份起，一束束用皮筋扎着的山芋苗、山芋苔陆续登场，籽儿有青、白、红、紫之分，叶子则一律青翠欲滴，透着田间地头的泥土气息，满是鲜活的生机。

从星罗棋布的菜市场商超，到大街小巷，台柜中陈列的、商贩肩挑手推的、市民筐中拎的，十有八九都是它们，这张巨型的芋藤之网，罗织到城市的大小角落，延伸到千家万户的餐桌。是什么魔力，让它从过去的“弃女”蜕变成如今的“皇后”？同行的吴医生指着菜篮中的山芋苗告诉我：此菜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A、C，以及钾、β-胡萝卜素等矿物质，既能促进消化、增强免疫力，又能抗氧化护眼，对调节血糖也有辅助作用。他还不忘补上一句：“别总想着它过去是猪窝的食物，如今还是高端餐桌上的珍饈哩。”

就在这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家乡大沙河坡上那片长方形的山芋地，一垄垄芋藤葳蕤茂盛，爸爸在烈日曝晒下，带着我们做翻藤的活儿，还用锄头小心翼翼地刨松芋藤两侧的

土壤。突然，那块地变成了一块硕大的钢琴，芋藤也随即变成了没有尽头的琴弦。其间有虫鸣，有鸟叫，还有个矮小黝黑的我，戴着偷偷拍来的芋藤做的藤盔，学着影片中战士的模样，直到被爸爸追上，在屁股上挨了两下。在地头休息的空档，姐姐把用废弃芋藤的手表、项链戴在我的手腕和脖子上，我仿佛成了富甲一方的老板。月亮已悬在天空，萤火虫犹如一盏盏许愿的孔明灯，又像天仙洒下的点点繁星；芋藤竟然顺着光亮，无限延伸到屋门前的晒场上，堆成了小山堆。教书的爸爸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：明万历年间，福建义商陈振龙历经千辛万苦，从被西班牙殖民的菲律宾将山芋引了回来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才懂得“番薯”是外来的意思，陈振龙就是“番薯之父”。

听故事的间隙，小山似的芋藤被分拣成芋叶、芋苔和老梗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总能吃到妈妈做的焦黄香脆的芋叶面粉小葱粿，以及咸香四溢的腊肉炒辣椒芋苔；厨房一角的罐罐坛菜，也塞满了腌制的韭菜芋

深山厚土葛粉白

杨兆宏

我打开老家家庭院监控时，看到七十多岁的父母正在院子里忙得不亦乐乎，监控里传来电动机的轰鸣声。我通过监控的对话功能问他们在干啥，母亲说：“我们正在打葛粉。”只见父亲一边小心翼翼地削去皮，洗干净的葛根放进葛根粉碎机的进料斗，一边不停地往斗里添水。随着电机转动，葛根被打成细丝状从出料口出来，母亲用盆在出料口接着，旁边摆了好几个大盆小桶，里面都装满了打过的葛根浆。

这台葛根粉碎机是父亲较为先进的劳动工具之一。去年，父亲看到别人挖野生葛根打葛粉能挣钱，忍不住手痒，也跟着去挖葛根。可因为没有葛根粉碎机，只能用老办法加工葛粉。父亲先把从深山老林里挖回来的葛根用快刀削去皮，再清洗干净，确保葛根上没有泥土和沙子——如果清洗不干净，泥沙就会通过滤布混进葛粉里，吃的时候会咯牙。他一遍遍地用木锤使劲捶打洗净的葛根，直到葛根变成丝状，再也藏不住葛粉。接着，父亲把捶打好的葛根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，将里面的葛粉全部溶进水里，随后把粉浆倒进棉布做的兜单里。兜单的做法很简单：把一块干净棉布的四角，分别扎在用木棒做成的十字架四端，再把十字架悬挂在高处，兜单就做好了。母亲不停地抖动兜单，溶有葛粉的粉浆便从兜单中过滤出来，流进下方的盆里。粉浆静置后，葛粉会慢慢沉淀；经过多次沉淀，就能

得到比较纯净的葛粉。沉淀后的葛粉有明显分层，最下面一层最细最白，品质最佳，适合开水冲饮；最上面一层呈黄白色，适合做锅贴馍，筋道十足、美味无穷。不过，野生葛粉价格不菲，即使用最上面一层做锅贴馍，也算得上奢侈。

这种传统的葛粉提取方法既累人，效率又低，尤其是捶打葛根环节，比挖葛根还要辛苦。今年，父亲花几百块钱买了一台小型葛根粉碎机，效率提高了数倍，人轻松了不少，葛粉产量也有所提升。

父亲小时候家里穷，有时候为了填饱肚子，他就和爷爷一起上山挖葛根，打出葛粉当作救命粮。如今，家里早已不需要靠葛粉充饥，但父亲闲不住，看到葛粉能卖钱，便又操起了挖葛根的旧业。野生葛粉可是好东西。网上说，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理论，野生葛粉主要有三大功效：一是清热下火；二是解酒养胃；三是日常调理，对血压、血糖有一定调节作用。此外，它还含有较多纤维，能帮助通便。正因为如此，几年前，我的一位“三高”朋友，请父亲挖了些葛根，切成片晒干后泡茶喝，坚持了几年，血压一直比较稳定。今年我体检做胃肠镜后，大便一直不畅，后来喝了一段时间葛粉，肠道就通畅了不少。

葛粉好吃，葛根难挖。野生葛根大多长在深山老林里，深入泥土数十公分甚至数米，挖起来格外困难。对于七十多岁的父亲来